

## 教师代表刘燕教授在 2020 级迎新典礼上的致辞

各位同学，各位老师，下午好！

很高兴、也很荣幸作为法学院老师的代表，欢迎各位同学加入北大法学院。得天下英才而育之，是当老师开心的事。今儿看到在座的几百位聪明能干的新人，的确要热烈欢迎一下！

由于疫情防控的考虑，以往分开举办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迎新仪式合为一体，地点也从凯原楼的大会议室或模拟法庭搬到了第一体育馆的操场上。刚才进入这个操场，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这可能也是院里安排我这个普通老师来致欢迎辞的原因吧？因为我在北大经历了本科、硕士和博士三个阶段的学习，而且由于大一时加入了北大田径队，在这个操场上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——之所以难忘，是因为一体当时专属于男生体育课，女生是在第二体育馆，跑圈则绕着静园或者去五四大操场。而田径队的训练基地则在一体，所以我得以在这个操场上东跑西窜，很是嚣张了一阵子。这么说来，在法学院的老师群体中，我可能确实与此地、此景最为共情。所以，也谢谢潘老师和路老师的邀请和安排！

选择法学院的同学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匡扶正义、除暴安良的理想或者侠义。这确实是一项崇高的、值得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。昨日微信圈刷屏，都在悼念不幸病逝的、被誉为“正义的灯塔”的美国最高法院金斯伯格大法官，她一生都在为弱势群体发声，实现“平权”而非仅仅是“女权”。在大法官任上，金斯伯格法官工作了二十七年，

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在 2011 年加州大学黑斯廷分校法学院的一场讲演中，金斯伯格法官说：“我希望人们将我视为这样一名法官：她已竭尽所能，保持这个国家之所以成就伟大的内核，并且在 she 所触及的每一个领域，都出现了一些进步”。这无疑是一名法律人最梦寐以求的墓志铭。在座的各位都很年轻，或许达不到金斯伯格法官的这种巅峰状态，但你们仍有足够的时间向它靠拢。作为老师，我们也愿意竭尽所能，传递知识、技能、经验与见识，为你们实现梦想搭一个台阶。未名湖更是个大海洋，这里能为你们的成长提供无尽的精神滋养。

当然，有些同学可能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或者阴差阳错进到了法学院，还需要在燕园找到你的热爱，或者重新发现自我。更有可能，你们还没找到自己的热爱，却先发现自己很快陷入与优秀者同行所特有的苦恼中：周遭全是学霸，自己从天之骄子变成平凡、平常、甚至平庸之人。巧了，同样也是在昨天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关于北清学子在“绩点”之下挣扎的囚徒困境的报道，也在微信圈刷屏了。绩点碾压或许更多是本科生涯的写照，但研究生同样有他们的困顿与迷茫。这毕竟是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，不论是国家、还是个体，都面对着各种不确定性。我们曾经希望大学教育的功能是让年轻人“认识自己”，但如今教育被赋予了“改变命运”、实现“阶层跃升”的使命。我们当然也理解，追求成就而非成长确实令人悲哀，但它或许不仅是年轻学子们个体的自主选择，背后更承载着家庭、甚至家

乡的期待，你无法逃避。

作为过来人，我想对陷入选择苦恼中的年轻学子们说，责任优先。人生很长，梦想存着，不用着急。以前都说三十而立，如今却道三十而已；以前年过半百已是半截入土，如今退休了还可以乘风破浪。比如，我们经济法专业的甘培忠教授退休后到兰州大学法学院当院长，干得风生水起，还延揽了一群优秀人才入甘，把“孔雀东南飞”生生扳成“孔雀西北飞”。在甘老师身上，我们看到他被教学科研生涯压抑了三十年的管理才能完全释放出来，那叫一个精彩！

要过漫长的人生，身体一定要好。所以，我最后的一点建议是，无论你在接下来的四年、三年或两年中的选择是什么，请一定包含“运动”这个选项。最简单而高效的运动莫过于跑步，这就与我们眼前这个一体操场有关系了。从一体操场出发，到颐和园正官门前的涵虚牌楼，正好三公里，来回六公里。你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？当年在田径队，每天下午四点来到一体操场，教练轻描淡写地说：热热身，涵虚牌楼来一趟，便撒丫子狂奔去了。回到操场上，再来六个1000米跑！当然，我终究不是专业运动员，这练法实在吃不消。跑了两个月，代表北大参加了一次北京市高校冬季越野赛后，我就当了逃兵。尽管如此，那种风穿透发梢的感觉无比美好，伴随至今。

因此，当你在法图读书读得困了，或者你感到焦虑、烦躁，甚或有一阵无聊，那就奔跑吧，涵虚牌楼，走起！迎风奔跑，这

个距离足够让你调顺了呼吸，令焦灼的情绪平复下来。如果还不够，那就进颐和园绕昆明湖再来一圈，感受“八月湖水平，涵虚混太清”。

谢谢大家！